

文文山文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文山文集

文天祥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原序

天地有剛大之氣。炳之爲日月。奮之爲雷霆。峙之爲山嶽。流之爲河海。其人也。發之爲文章。矢之爲節義。一而已矣。夫人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者。惟其能全是氣也。孟子所謂養之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文章節義。皆由此出。此非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其孰能之。宋丞相文信國公文山先生。遭罹末造。出師勤王。崎嶇山海。志圖興復。及祚移身執事。不可爲。從容伏鎗視死如歸。成仁取義。收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其節義懍懍垂宇宙間。至今田夫野老。猶知敬而慕之。乃讀其文章。光明俊偉。磅礴敷暢。如日月之爲照。而雷霆之爲威。山嶽之爲高。而河海之爲潤。蓋自寶祐四年。大廷對策。滾滾萬言。極陳法天不息之學。理宗親擢第一。識者以爲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爲朝廷賀得人。至其不幸幽囚四載。丹心血淚。形於文墨。觀者無不流涕而悲慟也。正氣一歌。足以扶綱常而立人極。千古文章。孰大於是。噫。先生真能全天地剛大之氣者乎。有如是之文章。斯有如是之節義。有如是之節義。斯不媿如是之文章。士幸優游平世。弄翰揮毫。率爲柔情媚態。取悅人目。譬如時花美卉。不轉眼卽隨風飄蕩。無復存者。其文如是。則其爲人。亦必依阿洩湔。苟且取容。遇小利害得失。鮮不喪其所守者。而況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哉。先生之文具在。非孔孟程朱之旨不談。非忠孝仁義之言不道。異端所不能惑。流俗所不能移。蓋文章與節義相輔而行。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微先生其誰與歸。讀其書。知其人。亦可以興起於百世之下。

文文山文集 原序

矣。是爲序。皆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季冬。後學儀封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 宋史本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燦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父。胡銓像。皆諡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橐。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橐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橐。天祥不呈橐。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常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

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毀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恨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

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吧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澣。十  
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  
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進安  
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  
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  
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  
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  
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戍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  
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  
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  
中。兵入索之。執杜澣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澣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  
二樵者以黃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  
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榮。將  
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使聚兵  
寧都。大元兵攻之。鳳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

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裂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滌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瑤、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閒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走。卽鄒鳳於永豐。鳳兵先潰。恆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棨、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一月。趨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懿乃潛遁。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

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生人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亡國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

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 文文山文集目錄

## 卷之上

對策

御試策一道有題

己未上皇帝書

癸亥上皇帝書

輪對劄子

## 卷之下

書

上丞相書除祕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與孫子載季弟與從弟從學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賀簽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龍泉縣大霄觀梓潼祠記

鄒文叔垂芳堂記

蕭氏梅亭記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瑞州三賢堂記

建昌軍青雲莊記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衡州上元記

雷州十賢堂記

序

金匱歌序

忠孝提綱序

壬戌童科小錄序

題家保狀序

送彭叔英序

送李秀實序

贈朱斗南序

贈仰顛峯折字序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題跋

跋劉翠微罪言橐

跋王元高詞科擬橐

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跋周一愚負母圖

跋周汝明自鳴集

跋鄱陽徐應明梯雲帙

題賈端老不忘室

文文山文集 目錄

題張德從畏心室

題戴行可進學齋

跋彭和甫族譜

跋彭叔英談命錄

說

吳郎中山泉說

徐應明恕齋說

何晞程名說

王通孫名說

陳逢春肖軒說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日

歌

正氣歌

# 文文山文集卷之上

宋 文天祥撰

## 對策

御試策一道 有題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周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敘。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爲而畔。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凝民。以禮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謹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汙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雁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

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苻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於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治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瑀。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

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閒英君諠辟。固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過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千年閒。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怪夫駁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於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閒。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宵爾神化。此心之天。混今闢今。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願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民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瀘水之雋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

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圉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歷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溯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垓圻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

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閒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卽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閒。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於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閒。則百里雖近。焉能以

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裏。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歷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歷不息之心。卽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卽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二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虜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於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

歲而敢息也。授歷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懷懷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字。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閒。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政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閒。天得以爲天地。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卽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閒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尙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

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閒。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閒。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閒。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雁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汗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霸。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霸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于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閹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霸

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量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霸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閒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雜霸。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霸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迹。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觀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閒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閒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開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

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尙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尙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旣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彙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旣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旣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

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取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閒。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詔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寶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特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弊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鬲。近又荆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閒。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罄而疊恥矣。如

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閒。楊幺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瓊不能制。時僞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幺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幺。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若今之所爲害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棄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於茲。颶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疏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煙水沈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幺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柁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幺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荊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荐饑。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導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導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蠱。蠱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

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瓊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閒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游于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閒。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听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

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閒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螭蜎螻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略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謇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泛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爲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爲激者歟。將爲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眞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

六合籠駕八表。而顧於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而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尙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畜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部。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躡級。閣職超遷。亦以畜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遁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鬪訟。阜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蠱惑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閒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開出。容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

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閒。搦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殲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覲。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子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閒。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卽召以諫院。至和閒。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卽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茲

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閒。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遑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功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疏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廷試前兩日。先生苦河魚。且不能食。試之日。丑寅閒強起。乘籃輿趨馳道外。幾不能支吾。至所。諸進士趨麗正門之旁門。先生隨羣擁併而入。頂踵汗流。頓覺蘇醒。至殿廊。恭受御策題。就題命意。文思湧泉。運筆如飛。所對且萬言。未時已出矣。或謂有神物者。盪滌其中。以吐其奇。是豈偶然之故哉。道體堂謹書。

己未上皇帝書

十一月吉日。敕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一介疏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閒。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頓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尙何以飲食於戴履閒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日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略倣馬上治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閒。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旣。謀王斷國之設施。

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未。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處。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如。一都俞呼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闢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甫鎮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

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愆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閒。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閒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尙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剴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日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寢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閒。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

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先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闔。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宜闔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與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旣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奧。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虜旣以此爲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

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眞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鷺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閒。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閒。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尙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鈔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壅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伍。一市乎村墟井落之閒。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

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辨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誠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稅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寇，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旣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尙多也。陛下撫此扈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

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  
亟圖之。四日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  
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斂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  
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太用。天下  
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遭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閒。偶缺一帥。  
陛下徬徨四顧。美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  
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  
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  
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  
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  
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稱。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  
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轡人猾夏。拔卒爲將。事固  
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尙拘拘子子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閒。凡寮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  
有之。薦引之法。寢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十碌  
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於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

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疏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閒謀。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蹶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岨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

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旣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搢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旣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闥疊疊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旣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饒威惡。蠹國害名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爲陛下失名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

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聞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脩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諸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黷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汙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彊禦掊克之流。必不得齒於搢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虐取漁舟。故吾人爲虜鄉導。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閒。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恤。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人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誼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賊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

過於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奧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潛於志。鏐鄒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於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鏐鄒也。奧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机阻。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尙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邪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於而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斲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

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塞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劣功。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疏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忱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惓。而不能自己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臺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某昧死百拜。

此先生開慶己未伏闕書也。先生丙辰狀元及第。乃穆陵親擢。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期集所者。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阜隸等。於此所

聚同年待賓客。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門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命之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僉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爲祕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此舊例也。先生入期集所數日。嚴侍有疾。卽謁告還邸侍藥。未幾乃有失怙之變。卽持服扶柩歸里。服除。閉門度日。後一科當對召日。始除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蓋先生未除官而卽持服。故除初階。先生上請。未敢受官。乞行門謝禮。奉旨允。己未冬。造朝門謝。適有江上之警。應求言詔上此書。不報而歸。未幾又除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先生上請。乞奉宮觀香火。以安分守。除中管建昌軍仙都觀。未幾除祕書省正字。詰辭云。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來何遲。語有云。見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陞校書郎。又陞著作佐郎。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值巨闔董宋臣再出用事。於是上章極論。遂出知瑞州。此章見於後。今略敘其概云。道體堂謹書。

癸亥上皇帝書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猷畝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承親擢。己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其冬實來行禮。適值寇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衡且破。於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

目擊誠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寇禍起於儉壬之聚斂而儉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闕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幕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爲區區父母之身旣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常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召畀以館職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益以過多恭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誠幸誠荷茲者條讀報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歎桑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游畀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邸此人者乃爲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況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爲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督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爲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覲龍大淵蓋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爲之少衰孝宗豈咈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疏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亂幾大驚危。易轍改絃。重新整頓。功業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尙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凶驚慘毒。不可嚮邇。陛下曩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爲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卽加罪也。而搢紳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大阿。屏置畿郡。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載之內。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日覲宸光。惟至聖爲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爲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旣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瀆聖聰。獨爲方來計。則嫠緯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羣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饒肆張。植根旣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十四規。不戢聖謨。爲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爲小故。無與於貽謀而闕略之哉。宋臣之爲人。臣實疏遠。亦安

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閭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而謂言爲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諭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閔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於以厭人心之公。於以示來世之法。於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令聞令望。施於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實何人。輒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螫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糊口。坐取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詭辭以去。忘其嬰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臣無任望闕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昧死百拜。

輪對劄子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無涓埃補報天地。陛下龍飛繼運。移忠以事聖明。永肩乃心。臨鑒在上。比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親御宸墨。進之經筵。臣學殖凋蕪。循牆無路。自入侍

氈廈切見天顏。睟穆聖性謙虛。雖如草茅之愚。時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悉數於前矣。猥當轉對。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關天下治忽。不細。輒因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爲必斃。如食薑葛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違於理者僵。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悖乎六經。無蹈乎其大戒而已。嗚呼。聖人所以爲萬世慮者。豈不甚智。所以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黔首。以覆其宗。爲天下笑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葡萄天馬。甲帳翠被。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藐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畀矜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張朱。始大闡明。如曠斯發。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先。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穆考之廟。稱爲理宗。陛下親得精一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斯道斯民。邂逅千載。先皇帝欲爲唐虞三代之治。殆留與陛下。使了此事。臣觀陛下自踐祚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體羣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學。今朝廷清明。宮府

齊一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謂不治矣。然臣切怪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雹見妖。近者積陰爲寒。皆名咎徵。漢人縱閉之學。必謂一徵主事。臣不能曉此。但卽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正道正言。嘗接於耳。而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陛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認。切己省察。每誦一義。善可以爲法。卽驗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每說一事。惡可以爲鑒。卽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豈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主張道統之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之閒。亦未至卽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禍亂之幾。自此而兆。故撥亂本。塞禍源。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 文文山文集卷之下

書

上丞相除祕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正月吉日。具位文某謹再拜奉書於某官。某昨蒙朝廷不以不肖。授祕書省正字職事。某自念非才。未有庸歷。輒具狀辭控。既而省劄降不允之旨。鈞翰重促行之命。伏惟聖天子之所拔擢。大丞相之所提撕。德至渥也。某一介晚末。跼伏深密。所知不出田里。大丞相勒名鼎彝。紀功太常。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下土之人。求望其位貌。聽其謦欬。不可得也。惟聞弓旌紛於阿漚。束帛徧於巖野。元德碩望。麟游鳳集於省臺之上。想望風采。以爲不圖此生。獲見昇平如此。詎意今者宸命收錄於草茅。鈞畫照耀於山谷。恩光所被。震悸不自持。僕惟此舉。不見於今世久矣。夫大君宗子。居天位者也。宗子之家相。理天職者也。自一命以上。所輔贊大君。彌縫家相者。皆將以分奉天之責者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韓愈曰。天付人以賢知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命人事。常判然不相侔。而前言往傳。動必以天爲訓者。人雖藐然。萬物備於我。苟爲凡民則已。大之爲聖賢。秀之爲士。天地民物。孰非一己之責任。重致遠。皆性命之當然也。由此觀之。用人者非私於其人。爲人用者非私於其用。近臣之得所爲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

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貴人。下之人失其靈龜。貿貿於勢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爲職。而無復有以貴下賤之風。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無復有比之自內之義。天地失位。人極不立。人物悖其性。往往由此者多矣。伏惟大丞相勳在王家。意在人物。方且以不滿假處功。以不驕吝處才。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嘉與天下賢士大夫以爲共理。如僕庸愚。亦得自列於兼收並蓄之下。顧僕不足以稱所舉爲大負。而由先生此心。天命之所流行。國家之幸。斯世之福也。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先生之用心以之。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先生之用人以之。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由是而言。自可比功於隆時。垂號於無窮矣。僕雖嵬瑣無足齒。其於明時。不敢自棄。求所以無負上帝之衷。仰承君相之惠。將盡心焉。某已於元日。祇被新命。謹別狀遵稟。惟是屬有私役。造闕之月。日尙此遲之。伏惟大丞相矜憫其情。而原其後至之罪。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某之補報知遇。將有日也。下情不勝懇惻激切之至。謹奉書不備。

與孫子載

季弟與從弟從學

某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爲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屑屑於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脩齊之學。蓋皆在所法焉。小弟肩項相齊。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檢束。故脩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某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屈致之私。閒嘗致稟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

莫重乎其初。禮有聘。謹肅將以前。並令二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屏居一廨。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諗朝廷爲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闊狹。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糶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爲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果親民。若子以實惠及人爲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中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爲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歷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歷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往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有管見。憑恃寬貰。又得稟陳。

賀簽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某夏五月。伏從下土。切聽朝命。恭惟天子。蒐選洪儒。布滿侍從。而先生以海內達尊。居然冠文昌之首。僕自惟念。正人登崇。天下誠幸。誠賀不敢以草野自疏。輒奉狀以爲斯人之慶。記史登錄。及徹巖視。私心欣喜。莫可涯涘。山澤深遠。與廊廟本不相接。一日閭巷風傳。歡吹則謂先生以某日踐政。地參樞筦。主上聖明。君子終爲大用。莫不舉手加額。以爲其相天子。活百姓。遂在旦夕。以一方推而放諸。知歡欣交通。人情莫不皆然。人望有所宗。而斯民之譽。猶出於直道。僕爲之舞之蹈之。中夜以思。不能成寐。夫以穹壤之大人倫之衆。而先生之進。大夫士庶民皆欣欣然相告。如其父兄親屬之得用。將有所利賴於己者。此其心豈千金之所得。而家至戶曉所能同哉。我朝先正得此氣象。惟前有范文正。後有司馬公。范自諫府以來。以言事傾動中外。後來出帥西邊。入班兩地。巖穴之士。慕下風而望餘光。蓋皆延頸企踵。以庶幾其一日之爲相。司馬居洛中十餘年。當時兒童婦女。識與不識。競曰司馬相公。元祐初。衛士之感泣。都人之遮留。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公得經世之望。司馬公得救民之望。嘗恨士大夫所以積望於平日。得望於當時。蓋幾世幾年而後得。此二公有以壓服天下之心口。聳動時人之耳目。而范公不及用。司馬公不及盡用。天之未欲平治天下。其如之何哉。今先生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動中朝。後以氣概風度。上結人主之知。而下爲四海所傾慕。則先生都范馬之望於一身。蓋二公之後。又凡幾世幾年而後得。此天下之所以責望於先生者。豈與佻佻覲覲。笑與秩終。而甘同草木俱腐者。同日而語哉。方

今西有叛將。東有逆離。而江淮與強敵爲鄰。強兵富財之道。無所於講。主上不得怡。宰相以爲憂。其顯證莫過於此。而學士大夫私相擬議。痛心疾首。以爲方來無窮之變。伏於不足慮之中。而發於不測而不可禁者。其幾尤切懷懷。天下無事。則代天理物之地。猶可從事於牽補架漏。以庶幾不至於敗缺。不幸搶攘憂危之間。倘非碩德重名。積孚於人心。一日舉之以從民望。則鎮服危疑。收拾渙散。精神氣勢。未能一旦動天下之聽也。今當揆身定大亂。奠安方極。不敢自以爲功。而方嘉與天下之賢者共圖久安長治之策。先生從容於廟朝。訐諫於帷幄。則當揆所以隆體貌。敷腹心。未能或之先也。鄭侯所以舉代於平陽。茂宏所以深器於安石。其爲天下國家計者。甚悉。豈曰身爲功業而已哉。則夫先生之一身。其關繫於方來之世道。誠重且大。而閭閻之內。父子骨肉。私憂過計。以爲脫有倉卒。則所以寄命而幸全者。非先生疇依。然則先生之望。近世以來。絕無而僅有者。將范馬不及爲之事。先生將來雖欲逃之而不爲。其亦何辭以謝天地神人之所期哉。僕鄙野無足道。又執方不通於世。修問之書。每視以爲甚重。而未敢輒發。其於先生獨聲不倦。自天下之公而言。則僕之喜談樂道。與人情若不相遠。自一身之私而言。則僕誠何人。而辱先生特達之知。此其所以伸紙行墨。樂爲四海誦其情。而不自覺其僭且瀆也。伏惟先生少垂察焉。

記

### 吉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

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爲己得。其予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爲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真無所爲而爲之。其爲仁豈不至。而爲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禴來爲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有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爲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爲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爲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鄱陽程君申之繼至。相與詣郡請蠲賦。吏持難易。聞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爲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閒。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爲有天道行焉。士脩於家。試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倉裏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也。大

是邦學者。世脩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是莊勗始於尙書胡公。槻隸於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與樞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勗後。施君郁。鄭君師皋。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八年八月記。

###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廼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爲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洎來吉。摹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爲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闊。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爲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爲不冤。獄空遂爲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閒可紀。

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爲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爲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朞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旣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閒。職業之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尙可爲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嚴陵人。

龍泉縣大霽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邀予爲字曰元皇之殿。旣爲從事。六月殿成。明年。今若士以書諭曰。役之初興。君實來辱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鼎出。其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尙論文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桴鼓數震。令初至。適江上有警。柳寇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閒事。平令謂吾幸爲禮義邑。雖倥傯不容不爲俗化地。況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賓與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者。

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莽爲風塵。惟神元命。實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常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爲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爲忠臣孝子。歿爲天皇真人。取士本末。實昉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孟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游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宮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而不自已。而況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堊。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而侍御僕從爲臣之道。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爲令俸。餘哀多。迄於城觀下古日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筆也。令方爲遠者計。廉有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

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令任云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誌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蒂雙華出於文叔北窗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閒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根旣碩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歧綢繆塊圯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於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尙徘徊新堂爲君廣棠棣之一章

蕭氏梅亭記

廬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之子蚤孤有立克肖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作亭於屋之西偏周之一徑被徑一梅亭後有廊有詩畫壁閒前方池廣五尺飼魚而觀之鄰牆古樹蔽虧映帶清風徐來明月時至君領客於此上下談笑客多乃祖父舊游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也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於予予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其園臺觀沼渚卉木竹石曲折靡曼登覽幽遠公緩步徐坐杯酒流行古君子也退從贊府與其次子江陵支使昂然野鶴粲然華星南金荆玉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美草樹日以茂密元亨兄弟又從而增大之夫高臺曲池百歲

倏忽此孟嘗君之所以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予於君不十年閒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遭。今也賀斯園之幸。則告於元亨曰。天地閉塞而成冬。萬物隸通而爲春。方其閉塞也。陰風翳衆。寒氣最厲。衆芳景滅。萬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隸通也。木石所壓。霜露所濡。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閒容息。當其已閉塞之後。未隸通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自梅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人心莫不有初。君從其初心而充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吾知其爲君欣然矣。昔東坡記靈璧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予里人。辱君好舊矣。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耒陽隸焉。去年歷兵火。浸湮毀。耒陽宰郴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爲一同人物記。邦人鬱林教授周君道興。介子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興士氣也。冀子爲之記。予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侈爲渾化。時耒陽居其三。嘉定郡貢十人。耒陽又半之。閒歲往往多得士。今邑人於花州之識。翹乎其未慙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爲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於此者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爲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爲志於己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顧乎其至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得無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

曰使人歆慕誇羨。矻矻然爲物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脩於家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眞儒。此令尹與凡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能已者也。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不可不懷懷乎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闌闌。景德庚午燬於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爲君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旣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爲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閒。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概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蚤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潁濱。杜門卻掃。不恐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疇昔

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疏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疏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脩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歷。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蹟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懷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繇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繇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爲役。

###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搢紳衣冠。盱爲盛。盱賓興薦士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皆以貢士名。貢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帝。王霸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奈何以旅瑣瑣病寒賸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於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凡盱之試御前者。廩各有差。所爲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某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徧天下。其徒蠶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制其膏腴。移彼於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爲消長。士豈以

侯爲浼已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莪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爲恩，受之者豈以爲不屑哉？莊生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爲之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爲瞻望不可企及，乃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爲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爲需之飲食，侯事也。無以爲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爲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侯名孟適，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稹新袁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鎰補其籍，改庫爲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爲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爲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叅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爲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澹，行之以簡易，寬不爲弛，嚴不爲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爲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

內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質肅介、頡頏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藥牙禍根。荆舒之罪。穢汙簡冊。如有一個臣。斷斷猶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謂大節。關繫於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太宗丞鄱陽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爲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於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於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爲故常。屋弊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無徵發。於是棟楹闌檻之腐敗撓折者。瓴甃丹牖之疏漏漉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儉約。一日新美。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某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示邦人以繹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公所剗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爲得志。富貴漸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爲贛者相望。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巋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歌。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塞。或爲龍蛇。漬於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來爲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校曠。越不克施。乃夏四月。卽其地得山川之勝。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耆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肆有位。彙試館下。錄爲生員。凡二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爲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於先聖先師。樽俎旗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皆忭驚老婦子。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爲重。令曰。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課其凡。督以無怠。又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聲。於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咸願進嚮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是速歟。恭惟國家五星聚。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爲鄒魯。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思。如狂得瘳。如迷得呼。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然之故哉。予於令爲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今奉天子明訓。以字民爲職。能廣學校。宣德化。是爲不辱威命。將上其事於朝。復諗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於蜀。受業博士。時則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之長諗之曰。昔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文與行。倡於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維師帥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爲燕居。直以杏壇。旁爲堂。左先賢祠。

祠後爲直舍繚齋。以廡不侈不隘。臨溪爲之門。堂名絜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所題云。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若倉於庭。州之士女。傾城來觀。或藥數舍。竭蹶而至。凡公府供帳。所在聽其往來。一無所禁。蓋習俗然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適忝陳臬事。常平以王事詣長沙。會改除。於是侯與予爲客主禮。是晚予從城南竟城東。夾道觀者如堵。入州從者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楹及階。階及門。駢肩竄足。鱗鱗如魚頭。其聲如風雨潮汐。咫尺音吐不相辨。侑者集三面之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曲折。酒五行。升車詣東廳。廳之後稍偏爲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旣肅賓。車不得御。乃步入燕坐之次。至兒童婦女。雜襲而爭先。男子冠以上。往往引去。及獻酬。州民爲百戲之舞。擊鼓吹笛。爛斑而前。或蒙供焉。極其俚野。以爲樂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復次序。婦女有老而禿者。有羸無齒者。有偃僂而相攜者。冠者。鬚者。有盛塗澤者。有無飾者。有攜兒者。有負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蘇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爲兒弁髦者。有爲總角者。有解后敍契闊者。有自相笑語者。有甲笑乙者。有傾堂笑者。有無所覩隨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趨者。相牽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觸者。有醉者。有勸者。咳者。唾者。噉者。欠伸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結韞者。有履闕者。有倚屏者。有攀檻者。有執燭跂惟恐墮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徹者。兒童有各隨其親且長者。有無所隨而自至者。立者。半坐於

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環客主者有坐復立者有立復坐者視婦女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趨趣而不及近者又不知其幾千計也當是時舞者如儺之奔狂之呼不知其褻也觀者如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予與侯頽然其閒如爲家人之長坐於堂而驕兒駉女充斥其閒不知其偏也予起而舉酒祝侯曰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侯之謂矣侯醺且執爵前曰惟使者使民不冤無湮鬱其和我是以大有民予避且謝則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星明概舉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拱而立侯蜀人也因與予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游其風流所親見蓋出於祖宗德澤天地涵育之久而今不可復得矣予愍然私念之開慶景定閒衡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今城郭空廬公私文物猶草莽綿綿云爾然以幾世幾年所爲郡而十數年閒卒然脩復得其大體非國家忠厚積業於民力愛養有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於本朝侈繁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蕩析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桑儉而不泰風氣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爲親懷歸得郡且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惟一時民物之概得於目擊相與嗟歎闊絕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且懼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跎忽不可以復追也燕之明日亟奮筆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惇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院編脩官胡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以之爲軒輊。雷視中州。爲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褒貶。得春秋大旨。植之風聲。尙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牒。訪耆老。顧瞻山川。怒如有懷。乃黜丁氏章氏。自萊公以至澹菴。凡十賢。爲祠於西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皁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爲。豈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於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恭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十年九月十日吉日。落成。侯謂予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贛。屬予記。予不敏。敍其凡。復爲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颶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茱兮祓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嶽爲質兮。三辰爲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

## 序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祕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病數十輩同一證。醫者曰。此證陰也。其用某藥無疑。數人者駢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證其必他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證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冤前者之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爲學。然久之無不通貫。辨證察脈。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僂僂承蜩。因自撰爲方劑。括爲歌詩。草紙蠅字。連帙彙牘。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此矣。其子季浩。以是爲名醫。其子庭舉。蚤刻志文學。中年始取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之有名於人。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道不淑。清淳之時少。乖戾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辜。同於巖牆桎梏之歸者。何可勝數。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言屢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嘗之久而後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庭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祕之。幸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久未有不發。周公金縢之匱。兄弟之祕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之誓。母子之祕言也。至太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小道。然祖宗之藏。本以爲家傳世守之寶。其爲祕一也。子之發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庭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百世可以及人。予爲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久遂沈湮。上貽先人羞。敢不成教以廣之於人。予嘉庭舉之用心。因爲序。其本末如此。良叔諱朝弼。季浩諱淵。

庭舉名槐云。

忠孝提綱序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有觸之鳴。風激之爲波。則水之所遭。拂乎常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省溫清。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帝齋郭公某。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人之大節。明分而爲之書。又哀皇朝事爲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蓋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爲切已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是教豈曰小補之哉。

壬戌童科小錄序

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既中。試中書。如初考。吾里王元吉爲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童子歸而課業。當爲來科新進士。否則再試。能又中。卽待年出官矣。噫。其亦咄嗟乎哉。山林之士。白首佔畢。有終身不得名薦書。齒下士於朝者。童子未離幼學。已得以所長。頡頏當時。雖其得於天者不凡。而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戾於命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童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下事有大於

科目之學者矣。則將何如。韓子送張童子序曰。暫息乎其所已學者。而勤乎其所未學者。予謂童子其所已學者。經也。經載道書也。童子向記其言語而已。而沈潛義理。變化氣質。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未之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學者。溫習紬繹。深加履踐。希賢希聖。求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徐而勤之。不爲後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予也有志乎兢辰者。日斯邁而月斯征。愧悔多矣。敢無以相童子。童子倘有利於予言矣乎。

題家保狀序

吾嘗觀李肇記唐科舉事。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籍而入選。謂之春闈。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爲貴於天下。其來尙矣。某吉水人。肯爲吾黨袁梓家保狀。使不煩自投於官。殆好事者。介予所知識。以其籍求序。予前一夕。夢有持一卷來曰。桂籍。得此夢。若驗焉者。是籍之人。由秀才試舉場。由鄉貢試春闈。拜座主。敍同年。赴題名所。入曲江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科目人也。吾何觀焉。天下事。蓋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蒼蒼。文水泱泱。歐周胡楊。休有耿光。獨無追遺芳而昌之者歟。吾之望君籍也如此。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躋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爲國家當一面者。巽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

具爲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錯下一算。又累先生齒頰。顧區區何足以當之。抑叔英所以許予。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李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網緼磅礴。入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所謂奇偏者。懷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抑予所以爲君言者。自謂不誣。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向。請轉與巽齋直之。昔諸葛孔明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學荊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非孔明也。予之志豈叔英得窺哉。

###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子有行役。宿郊外次。日味爽。有來謁者。視之。李君秀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爲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莫教徒手只空轅。今人有好爲尊大。以道統屬已。自任終日瞑目。夜半授倭已者。二三言曰。道在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履。昔人以爲近於鬼物。往往類是。李君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知不及此。予丈夫也。桑弧蓬矢之志。將於子長游發之。噫嘻。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於此。先民有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固爲子長惜也。橫渠先

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行都。縱觀四方。後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皋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顏何人哉。晞之則是。於李君之別也。書此以贈。

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得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間巷閭。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閒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

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祕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因書於歐陽先生贈月窗說後。

### 贈仰顛峯折字序

顛峯仰宗臣。以折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予未卽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予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子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細繹解說曰。某宜禍。某宜福。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誘其中。而運之肘。歟。不然。字而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於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算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眇末。子之觀字也。於其心。予之觀字也。於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誠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於顛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事。其存而弗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吉水縣永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爲序。則貽書於子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設。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

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爲也。雁驚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案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桀黠者乘閒而起。告訐因之而差法以亂。時則其權在於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吾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月日若干。爾未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切惟公是據。處之者無媿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閒義之用大矣哉。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奸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羣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斃。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 題跋

#### 跋劉翠微罪言稿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常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簸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

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歿。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  
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歷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繅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尙論其盛。則其渾厚濃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寢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小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

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秩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圻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弘。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忤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己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緩。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嗚呼。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憤。

就隕。使其骨肉見其畫像。尙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成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騶騶雁鳴。啾啾雞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 跋鄱陽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具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己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

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人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巖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徇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

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卻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 跋彭和甫族譜

甫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玕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玘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已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玕。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玘之言。得不勉乎哉。

###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邂逅。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憫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

爲可願。鰓鰓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卽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歷家之說。以金火羅計孛。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卽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歷家之說。尙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旣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於先生。

說

吳郎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閒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言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尙書郎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

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尙從君質之。

###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旨。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寢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尙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祕。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鄱陽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已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言如治已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已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已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遠道不遠。

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己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何睇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睇程。志遺迹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睇程。程本爲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大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蘭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麤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脩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泊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舂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功倍。吾

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睎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埽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睎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睎程生己未三月。

###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入堂。闔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娠。旣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細縕化育。人之質已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卽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毋忝爾所生。達不離道。窮不失令名。決性命。

之情。以饗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矣。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尙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芥軒先生之子也。芥軒名鳳。官至朝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爲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虹翠浪閒。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義獻肖其書者也。瓌頤肖其位者也。凡爲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尙勉旃哉。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  
州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怪且罵。柳子厚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某承乏此邦。其於

教化號爲有一日之責。蓋嘗告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以授受者。而親陟皋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尤。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某初被命來守。嘗啓政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一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聞。并釋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卽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閒之。則吾之業頓墮。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辭之脩。卽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歧爲四者。然文

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脩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閒只一箇誠字。更擷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寢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常。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卻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之口體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旣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

警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櫟。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游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愧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卽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歌

### 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濃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文文山文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文天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